

《拉子妇》

作家：李永平

作家简介

李永平（1947-2017），祖籍广东省揭西县灰寨镇，客家人，作家、翻译家。1947年生于英属婆罗洲砂劳越古晋市。1967年赴台湾，就读台湾大学外文系，毕业后留校担任助教并任《中外文学》执行编辑。1976年赴美深造，1982年获比较文学硕士及博士双学位。毕业后回台湾定居，曾任职于台湾中山大学、东吴大学、东华大学英美语文学系创作与英语文学研究所。2017年9月22日，李永平因病在台湾去世。

在赴台之前，李永平于十八岁时创作的短篇小说《婆罗洲之子》在婆罗洲文化局的征文中获首奖。大学时代创作的小说《拉子妇》受到老师颜元叔的赏识，鼓励他走上了写作之路。他的短篇小说《归来》和《日头雨》获台湾联合文学奖；短篇小说集《吉陵春秋》入选“二十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并获中国时报文学推荐奖及联合报小说奖。

李永平在英属婆罗洲长大，深受当地语言文化影响，他在台湾接受高等教育，用并非母语的华文进行创作并取得了突出成就。这一切既显示了他的创作天分，更是他坚持不懈、勤奋努力的结果。李永平是一位勤奋的多产作家、翻译家，曾多次辞去教职专心写作与翻译，十分强调作家创作要真诚，要忠于自己忠于生活。

李永平出版发表的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集《拉子妇》、《吉陵春秋》、长篇小说《海东青：台北的一则寓言》、《朱鸽漫游仙境》、《雨雪霏霏：婆罗洲童年记事》以及《大河尽头》（上、下）。翻译著作主要有《大河湾》、《幽默国度》、《纸牌的秘密》、《道德剧》、《尽得其妙：如何读西方正典》、《布鲁克林的纳善先生》等。

内容概要

《拉子妇》（原名《土妇的血》）创作于 1968 年，是作者在台湾大学外文系念书时的作品。作品于 1972 年发表于《文学杂志》^[i]。

《拉子妇》这篇小说以第一人称“我”为叙述观点，讲述“我”的三叔不顾家人的反对执意娶一名拉子妇，在充满嘲讽的眼光与气氛下，强硬地将她置于自己华族的家庭结构中。拉子妇在这个中国传统色彩浓厚的华族家庭中，受尽歧视和侮辱。后来，三叔变心，另娶唐人女子，无情地将拉子妇和三个年幼的子女送回长屋。拉子妇在伤心与病痛中默默地离开人世。

[i] 见台湾文化部网站 https://toolkit.culture.tw/literatureinfo_155_75.html

《李永平<拉子妇>》，导读：台湾师范大学应用华语文学系教授蔡雅薰。

思想内容

《拉子妇》叙述婆罗洲土著女子“拉子妇”嫁给华族男人三叔后，受到了各种歧视与侮辱，之后被三叔遗弃，最后默默无闻地死去。作者通过拉子婶嫁进华人家庭所承受的悲惨遭遇，揭示了过去的年代，当地原住民所受到的歧视，并表达对弱势民族的深切同情和关怀。

（一）揭露早期婆罗洲砂劳越原住民（伊班族）被欺侮和歧视的事实

“拉子”这个词语是一个客家词汇，是婆罗洲华人对当地原住民伊班族（统称达雅人）的称呼，含有轻蔑与歧视的意味。《拉子妇》这篇小说发表于七十年代初期，当时砂劳越的华人，对当地的原住民（伊班人，统称达雅族）还是十分歧视的。在他们眼中，达雅人是贫穷、落后、野蛮、没有文化和教养的原住民。

小说中“我”的家人以“拉子妇”来称呼三叔新娶的达雅籍妻子，作者在小说中借叙述者“我”的口作了解释：“一直到懂事，我才体会到这两个字所带来的轻蔑的意味……倘若我不喊拉子，而用另外一个好听的，友善的名词代替它，中国人会感到很别扭的”，这表明当时当地的华人族群自认为是高贵的，对当地土人充满蔑视与不屑。

小说一开篇便提到了拉子妇的死讯。“那晚家中得到拉子妇的死讯，大家都保持沉默，只有妈说了一句话：‘拉子妇是个好人，不该死的那么惨’……”拉子妇可是“我”的三婶，三叔的太太，为什么大家对她的死竟保持缄默？作者借“我”的领悟，很直接的揭示了答案：“我现在明白了，没什么庄严伟大的原因，只因为拉子妇是一个拉子，一个微不足道的拉子！对一个死去的拉子妇表示过分的哀悼，有失高贵的中国人的身份啊！”

只因为“拉子妇是一个拉子”，她尚未出场之前，就已经被家中长辈——祖父否定。祖父先是斥责三叔娶了拉子妇有辱门风，痛斥他是“畜生”，甚至想要把他赶出家门。除了祖父，家中年轻的一辈也为此起哄闹起来：

六叔撇一撇嘴巴，摇晃着脑袋，带着警告的口吻说：“拉自婶是大耳拉子呀！”

大家立刻被唬住了。那时华人社会中还传说大耳拉子猎人头的故事。我还听二婶说过，古晋市郊的那一道吊桥兴工时，桥墩下就埋了好多人头，据说镇压水鬼的。

“大耳拉子！晓得吗？大耳拉子的耳朵好长。嘿！就这么长！”六叔得意地拉着他的耳朵，想巴它拉到下巴的位置……

嫁进来之后，除了“我”的妈妈之外，妯娌们对她的态度也并不友善。有一次，“我”经过厨房，还听见二婶对她的评论“吃呀，就大大口的吃，塞饱了，抹抹嘴就走，从没见过这样子当人媳妇的，拉子妇摆什么架势……”

以上情节中，显然拉子妇在“我”的家庭中，是不受欢迎的。最后，连她的丈夫，“我”的三叔都瞧不起她。六年后“我”和二妹第二次见到拉子妇时，明显发现三叔对拉子妇以及他们“半唐半拉”的孩子所表现的厌恶。那时，拉子妇又生了一个孩子，“我”问了在襁褓中的孩子叫什么名字，“三婶想回答，三叔却粗声粗气地说：“叫狗仔！”三婶默默地瞧了我们一眼，垂下头。”

更甚的，三叔连自己的孩子都表现出极度的厌恶和鄙视：

“蠢东西！爬开去，看见了就发火。”三叔骂了几句。两个孩子便垂着头，默默地，慢慢地走开去。三叔在後边还不断地嘀咕着：“半唐半拉，人家见

了就吐口水，妈的！”他自己在哪儿骂了半响，忽然大声说：“死在那里作什么？把他抱开去，我要跟阿平谈正经事。”三婶抱着孩子走了。

最后，三叔变心，前来做客的客人竟然认为三叔“不知哪里积的德”，婶婶们更是“逢人便说，他们老早就知道我们三叔不是糊涂人，怎样会把那个拉子妇娶来作一世的老婆？”

拉子妇遭受着祖父、三叔和几乎家族中所有人的歧视，在被欺压中默默死去。她悲惨的命运揭示了过去的年代，砂劳越的原住民与华族之间在社会地位上的巨大差异，以及达雅族群遭受歧视的情况。

（二）揭示不同种族的文化差异所带来的悲剧

拉子妇的悲剧，也源自于民族之间文化的差异。这种文化差异不仅是生活礼仪和生活习惯的不同，其背后也体现了传统华族家庭内部的等级观念。

拉子妇在山里居住，属于陆达雅族，她并不懂得华族的文化礼仪和生活习惯。当孩子因饥饿哭闹，“我”的妈妈想要让人按照华族习惯帮她泡瓶奶时，她却十分自然地解开衣纽给孩子喂奶，因为她不懂得富裕的华人家庭是不需要母亲亲自哺乳的。她也没有意识到，对华族来说，当众解开衣纽是很不雅的行为。这使“我”的四婶十分吃惊，于是奚落她说：“我说呀，拉子本来是吃母乳长大的。二嫂，何必你费心呢？”话语中充满了对拉子妇的轻蔑。

此外，拉子妇在吃饭时也不像华族富家女子那样斯文，结果又被“我”的二婶讽刺：“吃呀，就大大口的吃，塞饱了，抹抹嘴就走，从没见过这样子当人媳妇的，拉子妇摆什么架势……”

这些生活习惯的不同是小矛盾，给祖父敬茶没有下跪则是大不敬，更是没有文化、缺乏教养的行为，也是对代表家族权威的祖父的极大冒犯，是万万不被接受的。小说这样描写祖父的反应：

祖父脸色突然一变，一手将茶盘拍翻，把茶泼了拉子妇一脸。祖父骂了几句，站起来，大步走向房间去。大家面面相觑，谁也不作声；只有拉子妇怔怔地站在大厅中央。

文化的差异，让拉子妇在亲戚的眼中显得粗俗、落后，没文化也没教养。甚至连她的丈夫，在跟她一起生活多年后，也逐渐暴露出和祖父一脉相承的华族为尊的思想意识，认为自己的拉子妻子和“半唐半拉”的孩子是“天生贱种”，这样的妻子不可作一世的老婆，于是对他们非打即骂，最后还无情地抛弃了他们，任由拉子妇静静地死去。这似乎注定了她的悲剧人生。

（三）反映旧时华族家庭内部的等级观念和性别歧视

《拉子妇》中，拉子妇受尽欺凌，却默默忍受，一方面也因为旧时华族的家庭中，女性的地位极其低微。其实，包括“我”的母亲在内的妯娌们，她们也和拉子妇一样，受到了男权社会的种种束缚和限制。为人媳妇要恭恭敬敬、低眉顺眼，敬茶要下跪以示对家族权威的尊敬。这都是家族内部等级观念和性别歧视的具体体现。从“我”的母亲劝祖父接受拉子妇却被祖父呵斥：“你妇人家不懂得这个道理”，从三叔后来再娶了只有十八岁的年轻女子的行为都显示了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

（四）对弱势族群的遭遇和命运表达了同情与悲悯

通过拉子妇的悲剧，作者对弱势族群遭受的歧视和不公表达了深切的同情与悲悯。

小说除了揭示家族权威势力对拉子妇的歧视与迫害，也通过“我”、母亲和二妹对拉子妇的关心，表达了对这个受尽屈辱的达雅族女子的深切同情。

母亲是家族长辈中最关心拉子妇的。母亲没有像其他女性那样奚落嘲笑拉子妇，而是处处关照她，甚至呵斥捉弄拉子妇的小孩子们，替拉子妇在祖父面前求情；听到拉子妇的死讯，家中长辈只有母亲说了一句怜悯的话：“三婶是个好人，不该死得那么惨。”

除了母亲，“我”和二妹也对拉子妇的遭遇感到痛心和难过。他们对自己因年幼无知对拉子妇造成的伤害感到内疚和抱歉，想找机会去看她并向她道歉。在进山看到拉子妇的衰老虚弱后，“我”和二妹想要劝三叔好好对待拉子妇，希望三叔打消娶年轻姑娘的念头，和拉子妇白头偕老，还为拉子

婶争取看病的机会。他们在尽可能的情况下向拉子婶表达了真诚的善意，因此也得到了拉子婶的回应——送别时流下眼泪。

然而，母亲身为女性、“我”和二妹尚未成年，在男权至上的家族中，他们都没有能力来改变拉子婶的命运，他们只能默默关心着拉子婶，只能在拉子婶死去后，发出“三婶是个好人，不该死的那么惨”的悲叹。

作者借小说中人物的言行表达了对以拉子妇为代表的弱势族群的关切、同情与悲悯，深切地表现出作家的人道关怀。

艺术特色

（一）叙事视角：第一人称旁知观点

《拉子妇》这篇小说采用第一人称旁知观点叙述故事。这种叙事方法的好处，是便于描绘人物的形貌，却又不易透视人物的心理^[1]。如此，读者可以根据作者所安排的线索，去推想小说人物的内心活动。小说中的主角是叙述者“我”的三婶，“我”跟她只见过两次面。由于“我”跟拉子妇的关系并非至亲，由“我”来叙述她的故事可以较为冷静客观。另一方面，“我”在小说中与三叔是叔侄关系，自然会与三叔的生活有关联，可以近距离观察家中长辈对待三婶的方式和态度，并从第三者的角度清楚、全面地描述出三婶的遭遇与处境。作者刻意安排“我”隔了六年再见拉子妇，通过我的眼睛目睹她六年来的变化。此外，由于“我”并不是拉子妇身边最亲近的人，我见到拉子妇之后的惊讶、愧疚、同情以及对三叔表达的“抗议”，更具感染力和震撼力。

（二）叙事顺序：倒叙

小说没有按照事件发展的时间先后顺序来安排故事情节，而是选择了倒叙手法。倒叙是指把某些发生在后面的情节或结局先讲述，然后再回来叙述发生在前面的情节，以达到造成悬念、引起读者注意的艺术效果。《拉子妇》采用的正是这种叙述顺序。

“拉子妇”在小说中是一个命运悲惨的人物，作者主要想借助她的悲剧来揭示上个世纪中期婆罗洲地区存在的族群之间的歧视与迫害现象。为了突出拉子妇的悲剧，作者在小说开端直接叙述了她的结局——死亡，立刻将读者带入了浓郁的悲凉气氛之中，之后才回过头来讲述拉子妇的经历。

不仅如此，作者还在开头强调，“拉子妇是不该死的”，拉子妇已经死了，然而，她又是不该死的。读了这一句，读者心里便会出现一个大大的问号。倒叙手法使小说在一开始就产生了强烈的悬念和吸引力，激发了读者一探究竟的阅读欲望。

（三）用对比手法塑造人物、揭示人物命运

小说在塑造拉子妇这一艺术形象时，运用对比手法，简洁生动地揭示了人物的命运。

首先是外貌对比。“我”第一次见到拉子妇时，印象是这样的：“那时年纪还小，不晓得什么才是‘靓’，只觉得这女人不难看，长得好白。”这时的拉子妇年轻漂亮，正是生命如花的年纪。

六年后，“我”走进山里，第二次见到了拉子妇：“我们谈了几句，正要向他探问三婶，外面进来了一个老拉子妇。三叔简单地说：‘你三婶’。我猛然一怔，她不正是我们进铺子时看见的那个蹲在铺前晒咸鱼的老拉子妇么？”短短六年，当初年轻漂亮的拉子妇已经老了二十年，变得让“我”完全认不出了。

其次是拉子妇身体状况的对比。六年前，拉子妇“解开了衣纽，露出丰满的乳房，让孩子吮着她的奶”。六年后，拉子妇哺乳时：“哪里是六年前在我们家看到的那个乳房？委实又瘦又小，极可怜的样子。”短短六年，拉子妇从一个健康的少妇变成了一个瘦弱萎缩的“老嫗”。

小说通过拉子妇六年前后的对比，写出了她从身体到精神受到的严酷摧残，表现了一朵鲜花在种族歧视与迫害下的凋零枯萎。虽然着墨不多，但拉子妇的悲惨命运和遭遇都已不言自明。

除了拉子妇，小说在塑造三叔这一形象时，也运用了对比手法，揭示了三叔内心华族传统价值观念的根深蒂固，这一对比主要体现在他对拉子妇前后态度的变化。

最初，尽管家人特别是祖父强烈反对，但三叔还是顶着压力和被赶出家门的危险娶了拉子婶，这说明三叔对拉子婶是有一定感情的。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三叔对拉子婶的态度逐渐有所改变，早先的一点温情荡然无存，拉子婶和孩子在他眼里都成了“天生贱种”。

由于叙述角度的限制，小说的叙述者“我”没有具体交代三叔这种态度转变的原因。从小说的故事情节来看，三叔的这种转变是外部压力——家人的反对与排斥和他自己内心固有观念共同作用的结果。这种固有观念和祖父一脉相承，并无区别，那就是：华人高贵、拉子低贱。正是这种偏见导致三叔抛弃拉子妇另娶华人女子，造成了拉子妇默默死去的悲剧。

（四）多角度进行人物刻画

小说在塑造人物形象特别是拉子妇的形象时，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描写刻画，作者也通过肖像描写、动作描写和语言描写，从不同方面揭示了人物的性格特征。

拉子婶未出场时，小说通过“我”的妈妈描写，简单描绘了拉子妇的外貌简单介绍了她的外貌：“妈说，听说三婶‘长相’很好，并且也会讲唐人话。”“我”自己也观察了拉子妇：“那时年纪还小，不晓得什么才是‘靚’，只觉得这女人不难看，长得好白。”这是“我”亲眼看到的，是直接描写。这两处描写主要表现拉子妇的年轻美丽，为六年后拉子妇外貌的变化埋下伏笔。

除此之外，通过“我”的观察，小说多处描绘拉子妇的动作神态。拉子妇初次到来，只有妈愿意与她交谈。而在与妈交谈时，“我”看到的是：“拉子婶慌慌张张地看了妈一眼，胆怯地笑一笑，才低声答道”……“拉子婶又慌慌张张地看了妈一眼，才红着脸回答”……“慌慌张张”、“胆怯”、“红着脸”简单几笔，已勾勒出拉子妇的紧张、自卑与害羞的心理。

在面对和蔼善良的“妈”时，拉子妇已经非常紧张了，在威严的“祖父”面前，她又会怎样呢？“拉子婶站在妈身边，头垂得很低，两只臂膀也下垂着。妈用手肘轻触她一下，她才略略把头抬起来。这一瞬间，我看见她的脸色好苍白，拉子婶慢慢地走向茶几，两只腿隐隐地颤抖着。她举起手——手也在颤抖着——很困难地倒了一杯茶……”“头垂得很低”“肩膀也下垂着”“脸色好苍白”“两只腿隐隐地颤抖着”“手也在颤抖着”“很困难地倒了一杯茶”，这一系列动作表情描写，把拉子妇面对祖父时内心的恐惧和慌乱描绘的栩栩如生、历历在目，揭示了她懦弱、胆怯、自卑的性格。

除了外貌、表情、动作，小说也通过拉子妇的语言来展示她的性格。当妈和拉子妇问话时，她的回答简短、迟疑：“妈问道：‘你是从那个长屋来的？’拉子婶慌慌张张地看了妈一眼，胆怯地笑一笑，才低声答道：‘我从鲁马都夺来的。’妈又问：‘店里买卖可好？’拉子婶又慌慌张张地看了妈一眼，才红着脸回答：‘好——不很好。’”拉子婶在回答妈的问话时，简短迟疑，表情慌张，声音低微，这是她沉默顺从、自卑害羞性格的生动写照。而在寥寥数语之外，拉子婶更多的是沉默，她是在“无声无息中活着”，进一步揭示了拉子婶地位的卑微渺小。

[i] 张素贞《细读现代小说》（台湾：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86年10月初版），页37。

人物形象

拉子婶

“拉子婶”是作者着力塑造的人物形象。她是当地土著女子，善良，顺从，自卑，无声无息地活着，又无声无息地死去。

在小说中，拉子婶美丽善良，老实顺从，从不惹事。对“我”和二妹也十分关爱。“我”因年幼无知，和其他孩子一样用拉子婶这个有轻蔑意味的词语来称呼她，但善良的三婶并没有责怪和怨恨我。相反，她对“我”和二妹一直十分关爱。下雨时，她会给二妹戴上草笠。虽然拉子婶待人友善，

但她不会像家族中的其他人那样说亲热的话，不会讨好人，因此而难以得到家人的欢心。

拉子嫻温顺容忍，“一生中大约不曾大声地说过一句话”，默默地忍受着外界强加给她的所有侮辱与迫害，甚至在三叔准备另娶唐人女子为妻时，她也没有怨恨。即使病得很重，拉子嫻也不肯去看病，完全接受了命运对自己的安排，直到最后静静地死去。

此外，拉子嫻非常自卑，完全没有自我存在感。在嫁给三叔后，虽然能讲唐人话，但身为被华族排斥和歧视的拉子，拉子嫻在言行举止上总是带着深深的自卑。回答母亲的问话时，拉子嫻总是慌慌张张，惊慌失措，不是低声回答就是红着脸回答。她看人时是卑微的，说话时是卑微的，即使是笑，也是歉然的、胆怯的。自卑、胆怯、惶恐是拉子嫻最突出的性格特点，也是她所代表的婆罗洲弱势族群在面对强势族群时所表现出来的特质。

其实所有这一切都不是拉子嫻的错，唯一错的是她的拉子身份。“谁叫她是一个拉子呢？”“我”的这句感叹道出了拉子嫻悲剧的根源，也道出了族群对立与种族歧视给弱势族群的个体带来的巨大伤害与灾难。归根究底，拉子嫻是族群歧视与迫害的牺牲品。

祖父

祖父是家族或族群强权的象征，他高高在上，以自我为中心，极力捍卫着自己族群传统文化的价值标准，对弱势族群和本族群中的个体都缺乏包容、同情与容忍。

祖父对拉子嫻的偏见完全建立在她的拉子身份上，因为还没有见到拉子嫻、仅仅听说三叔“娶了一个土妇”，祖父“便赫然震怒”；即使“我”的母亲以长相好、人品好为三嫻说情也丝毫无法改变祖父的看法。可见祖父对拉子嫻的歧视与偏见完全是主观的、是先入为主的。

不仅对拉子嫻，祖父在家中长幼面前也处处都以尊者自居，唯我独尊，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也不允许任何人冒犯。“我”的父亲在哀求祖父不要把三叔赶出家门时要下跪；“我”的母亲替三嫻求情时，被祖父拍着桌子，

喘着气责骂：“你妇人家不懂得这个道理……”“我”和二弟在门外窥探父亲向祖父求情，刚一探出头，就被祖父喝道：“小鬼头作什么？”把“我”和二弟吓跑了。

家族中的长辈也好，晚辈也罢，在祖父面前统统是没有尊严的。这说明祖父是华族家庭男性极权的代表，他只在意自己所属传统文化的价值与尊严，认为这是不可逾越、不可改变的。在他眼里，其他个体都必须臣服于他的威权和标准，都没有自己作为“人”的存在价值与尊严。

三叔

三叔在小说中虽然因客观环境因素而不顾家人反对娶了卑微的土妇拉子嫔，但实际上，他的思想意识和祖父一脉相承，并没有本质区别。

在祖父的威权面前，三叔是卑微的，他和家族中的其他成员一样必须臣服于祖父所代表的文化价值体系。他能够违抗祖父的意见娶拉子妇为妻，除了他对拉子妇有一定的感情，更主要的原因在于他生活在原始雨林深处，那里远离华族族群，与当地土著部落更加接近。所以，三叔娶拉子嫔是由他的生存条件和环境决定的，并不能说明他有进步平等的种族观念和意识。

正因为骨子里和祖父的思想意识一脉相承，在更加卑微的拉子嫔面前，三叔立刻变成男性极权的代表。在他眼里，拉子嫔和当地卑下、贫穷、没有文化教养的拉子一样，是“天生贱种”，“不可作一世夫妻”。也正因此，三叔从肉体到精神对拉子嫔肆意摧残，最后把她和自己的亲生孩子都无情抛弃，转而另娶年轻的唐人女子为妻。

三叔的种种行为都表明他和祖父一样，在其他族群面前，有着强烈的华族优越感，并且想要继续维持传统的华族文化价值，维持自己男性极权的地位，只有这样，他才能得到自己族群的认可和尊敬。

“我”与二妹

“我”与二妹是家族中的第三代。在小说中，他们尚年幼，除了因不谙世事和好奇而用带有蔑视之意的拉子嫔来称呼三嫔、并想要探究三嫔是不

是会猎人头害人的大耳拉子外，他们在思想意识上并没有像家族中的长辈那样把拉子婶当做低人一等的土著而加以歧视和矮化。

相反，“我”和二妹完全没有按照抽象的族群等级观念或文化价值标准去看待和衡量拉子婶。他们保持了年轻人的纯真善良，把拉子婶真正当“人”来看待，因此能够感受到拉子婶没有甜言蜜语却真诚朴实的关爱，并对她表示了深深的感激。除了感激，“我”和二妹也非常同情拉子婶的种种不幸遭遇，想要为她争取一个“人”应该有的基本权利。

然而，“我”和二妹毕竟是年幼的一代，他们虽然初步具有了族群应该平等的观念与意识，但他们还没有成熟和强大到有足够的力量去改变拉子婶的命运。他们只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拉子婶的悲剧表示悲哀，为自己不能向她表示爱护而内疚和自责。二妹只能哭着说：“她那么爱我，我却一直没有对她说我爱她。”“我”也只能为拉子婶发出一声“谁让她是一个拉子呢”的悲叹，以此表示对族群歧视与迫害的控诉。这些言行既表现了“我”和二妹善良的一面，也表现了他们软弱的一面。

尽管无法挽救拉子婶，但“我”和二妹能以“人”的意识来对待她，说明他们在种族或族群观念上是比他们的长辈进步的，他们的观念和行为已经为族群间关系的改变带来了一丝曙光。

“妈”

在小说中，“妈”是唯一对拉子婶表达了关怀的长辈。与其他长辈相比，“妈”富有同情心和正义感，看重的是拉子婶的人品，没有对她的“拉子”身份表示鄙夷。在叔伯婶娘面对祖父的震怒不敢作声时，只有“妈”敢于出面为拉子婶求情；当婶婶们自己聊天，不把拉子婶放在眼里时，只有“妈”陪她说话；当家人获知拉子婶的死讯都保持沉默时，只有“妈”说了句“三婶是个好人，不该死得那么惨”，表示了对拉子婶的怜悯与哀悼。这一切都表明在“妈”的心里，并没有华人高贵、拉子低贱的种族偏见。然而在家族里，“妈”是没有地位和权力的妇人家，对拉子婶的悲剧终究无能为力，唯有叹息。

[1] 见台湾文化部网站 https://toolkit.culture.tw/literatureinfo_155_75.html

《李永平<拉子妇>》，导读：台湾师范大学应用华语文学系教授蔡雅薰。

[1] 张素贞《细读现代小说》（台湾：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86年10月初版），页37。